

佛般泥洹經卷下

福八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佛去淳家呼阿難去至鳩夷那竭國阿難言
諾即與比丘僧從華氏國至鳩夷那竭國佛
道得病下道止坐呼阿難阿難言諾佛言近

是間有溪水名鳩對持鉢往取水滿鉢來我
欲飲澡面阿難即往到溪水邊時有五百乘
車上流厲渡水大濁阿難即取濁水持來白
佛溪上流有五百乘車過水大濁但可澡面
澡足不可飲是間更有一溪名鹽連水大清

去是不遠可往取飲佛即取濁水澡面足病
即小差時有華氏國人中大臣名胞罽隨道
而來遙見佛威神形貌端正安靜而坐大臣
胞罽前趣佛所爲佛作禮却坐佛爲說經胞
罽淚出佛言何等比丘爲若說經若聞經何
以故哭啼胞罽言有一人名羅迦鹽爲我誦
經時我淚出佛言爲若誦何經等胞罽言羅
迦鹽坐樹下自思惟身體有五百乘車過未
久有一人問言適有五百乘車過寧聞車聲
不答言我不聞其人言近在是間喎喎如是

何以不聞答言忽然不聞其人言時比丘暝耶答言不瞑人言何以不聞車聲答言我念道自思惟身體五滅人言車過如是不聞車聲胞廁言我於道中逢一人爲我說經比丘羅迦鹽持道深不聞五百乘車聲我用是故啼佛告胞廁五百乘車聲何如雷聲胞廁言正使千乘車聲不如雷聲佛告胞廁我昔在優曇聚坐思天下生死之根本時天暴雨雷電霹靂然四牛耕者兄弟二人時有衆人往觀有一人來到我所前爲我作禮我問是間

何以聚人其人言屬者霹靂然四牛兄弟二人佛何以不聞佛時暝耶佛言我不瞑坐思道耳其人言佛道深乃如是不瞑而不聞霹靂聲佛思道甚深其人亦即淚出大臣胞廁言佛道深乃如是從今已往當持佛經戒胞廁即呼從者來使歸取黃金織成氍毹布一張福八來我以上佛從者即歸取來胞廁持上佛白佛言園知佛不用當哀我爲受之佛即受之胞廁爲佛作禮而去未久佛呼阿難持金織成氍毹布來色大好正黃阿難言我侍佛二

十餘年未曾見毘好乃如是佛言有是甚好
阿難言佛今日面色如是毘色佛告阿難佛
有是曹色者有兩時佛初得道爲佛時面色
好如是我今日夜半當般泥洹面色好當復
如是佛復呼阿難去至醯連溪水邊我欲洗
浴身體阿難言諾佛獨與阿難俱至醯連溪
水邊佛解衣自取水灌浴佛告阿難朝華氏
子淳陀家飯我今日夜半當般泥洹若告淳
言佛從若飯已夜半當般泥洹若當歡喜語
淳莫啼哭若一飯佛得五福若飯佛佛持若

飲食氣力用般泥洹淳得長壽得端正得富
貴尊豪得生天上佛可敬一飯佛得五福阿
難白佛有一比丘名栴檀比丘急性喜罵數
鬪諸比丘佛般泥洹已後我曹諸比丘當云
何共事佛經戒佛語阿難我般泥洹已若曹
莫復與語諸比丘不與語栴檀比丘當思惟懷
福八
重慙愧悔數鬪諸比丘佛告阿難施牀使北
首我背大痛欲卧阿難即施牀著枕佛偃右
脇卧屈膝壘脚卧思無爲之道佛臥呼阿難
爾知七意之事不何等爲七一者有志二者

明經三者不懈於經四者不貪卧當喜經五
者正心六者淨心七者視身中惡露比丘有
是七法以自知得度世道阿難意念佛懈卧
佛告阿難若意念佛懈卧耶佛告阿難人不
懈於經不懈於戒以起欲作佛者可得佛語
已即起坐時有一比丘名劫賓來語阿難言
我欲問一事阿難言佛聖體不和且莫佛即
從裏知比丘欲問事佛告阿難呼比丘來入
入與佛相見佛言所欲問者當問比丘言佛
有疾且置經不須復說佛說七事者我曹以

聞當持佛且止莫說經佛告比丘我向卧阿
難念佛有懈墮之意何以卧我以是故起說
七事比丘言佛是天上天下之尊云何不從
天請藥可使病愈佛言如人舍宅久故皆當
壞地續安如故佛心安如地身如故舍心無
病但身有病耳佛言憂七事憂身持戒比丘
言今佛當般泥洹有身病何況凡人比丘言
鷄生子怙父母得食以生活今佛捨我曹般
泥洹我曹當依誰世尊又曰吾經不說無生
不死者比丘當念持佛重戒比丘旋出佛告

阿難疾去爲佛於鹽呵沙施牀使北首今日

半佛當般泥洹阿難奉命之彼林牀頭北
首畢還白言施牀已竟佛起至鹽呵沙得牀
插八

四

倚石脇卧有一比丘名優和洹當佛前立佛

言無當吾前阿難白言自吾親侍二十五年

未曾見比丘直自來進不問阿難佛言是比
丘於彼諸天最有威神聞佛滅度故直自前

貪欲見佛阿難問言獨是天知佛當滅度復

有餘天佛告阿難從鳩夷那竭國境界四百

八十里中頭頭相附間不容鍼皆是諸天聞

佛當滅度悲哭且來中有挽頭髮者自裂衣

者塞心絕戶視者哀云奈何佛捨我曹滅度
永逝何其疾乎佛爲大明三界中眼今般泥
洹三界眼滅佛告阿難吾本經不說無生不
死者天地無不壞敗者愚人以天地爲常佛

以爲虛空天地有成敗無不棄身者善惡隨
身父有過惡子不獲殃子有過惡父不獲殃

各自生死善惡殃咎各隨其身阿難白佛言

佛滅度後吾等葬佛身體法當云何佛告阿

難汝默無憂當有逝心理家共憂吾身阿難

言彼以何法憂佛尊體佛告阿難塗法如飛
行皇帝殯葬之法佛復踰彼阿難言塗聖帝
法云何佛告阿難塗法用綿氈以纏身劫波
育千張交纏其上著銀棺中以澤香膏灌劫
波育上其有好香皆以著上以梓薪樟薪柂
福八五薪以蓋覆棺以薪著上下閻維訖畢歛舍利
於四交道起塔立刹以槃著上懸繒鼓樂華
香然燈飛行皇帝塗法若斯佛復勝之佛說
此時阿難在後忼惄啼以頭挂牀角從後白
言滅度太疾亡天下眼四面郡國諸比丘僧

聞佛欲滅度啼哭且來自相謂恐不見佛比
丘僧到佛問比丘阿難所在半對曰阿難近
在牀後角低頭哽噎諸比丘流淚而言世尊
滅度何期太疾佛言吾本行諸墟聚預告若
曹却九十日當般泥洹四輩弟子在數千里
外者悉至佛告阿難若莫悲哀所以然者若
盡心侍佛二十餘年慈仁於佛敬身慎口大
孝於佛過去佛侍者亦如阿難當來佛侍者
亦如阿難若知佛意若云某時可見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某時不可見所供飲食

若言可食可飲可卧可起常合佛意未嘗失儀某比丘某逝心樂經不樂經若所言皆誠於佛最孝啼哭何爲佛告諸比丘聽飛行皇帝有四難及之德何謂四德諸小國王及諸逝心理家并諸黎民詣帝闕下飛行皇帝皆見之和心軟教爲諸王說治國法知足無求逝心之行清淨爲首理家及民出詣佛廟聽採沙門正真之化歸當修孝隨其所定慈心賜之諸王逝心理家庶民靡不欣豫稱嘆聖帝感動諸天飛行皇帝有斯四德阿難比丘

亦有四德其有除餓男除餓女清信士清信女之阿難所從問經戒阿難爲具廣陳演之四輩弟子靡不欣懌退坐出去尋途稱歎斯謂阿難第一四德復有四輩弟子不解經奧至阿難所啓質所疑阿難釋結無不開解聞者不厭出無不歎斯謂阿難第二四德四輩高德覩阿難侍佛左側無不吟詠斯謂阿難第三四德佛所說經言無多少阿難所聞皆識諷誦宣授四輩一無增減是爲阿難第四四德阿難白佛言去是不遠有郡國舍衛國

沙枝國栴波國王舍國波羅奈國維耶梨國
斯諸大國明義備悉佛當滅度何不於彼既
於小縣復處城外薄聚鄙縣而般泥洹佛告
阿難無云小聚所以然者惟昔往古鳩夷那
竭名鳩夷越王國大樂時無疾病米穀豐沃
黎民熾盛家有孝子城東西長四百八十里
南北廣二百八十里其城七重皆以焦鑿壘
集作城黃金白銀瑠璃水精以著城壁亦以
四寶爲瓦覆城城高六丈四尺上廣二丈四
尺城中寶樹華光五色行有三道兩邊皆以

四寶瓦覆其上兩邊居家舍宅彫文刻鏤服
如天上琴瑟衆樂男女不雜歌音以德道樂
益明民無憂怖心常歡喜頭上不飾明香遠
達其聖王名曰大快見號飛行皇帝勒兵光
世都無齊雙相率以道無違王法民欲飛行
念即身往王有七寶自然生黃金飛輪神力
福八白象紺色神馬明月珠天玉女妻主寶聖臣
典兵聖臣王有四德爲小兒時爲太子時即
帝位時捐國絕欲爲沙門時各八萬四千歲
斯即大快見王一難及之德飲食時化體無

長疾寒溫調適身意常安斯謂二德容觀堂
堂顏華絕世微下帝釋以爲不如斯謂三德普
天率土民無臣細慈愛於王猶至孝之子願
令親安王亦赤心慈愛衆生等之於子貧給
財寶飢者飯之渴者飲之窮老幼孤令之合
居爲親爲子室舍車乘疾濟以藥斯謂四德
其國常聞十二種聲象聲馬聲牛聲車聲螺
聲鼓聲舞聲歌聲諸絃樂聲誦仁義聲歎佛
尊行聲黎民服飾衆寶織成明月雜珠瓔珞
光道飲食妓樂猶忉利天居民欣欣無日不

喜王欲出遊呼御車臣臣名須達勅之曰令
車徐行吾久不見逝心理家舍欲見之逝心
理家聞王當出有持明月珠者白珠碧珠青
珠珊瑚栴檀名香輒貢聖王王不欲受皆稽
首求哀至乃受之勅掌寶臣倍賈其直黎民
巨細亦以衆寶華香散地稱壽無極諸小國
王有八萬四千聞飛行皇帝欲布施皆來翼
從至大殿所帝欲與諸王俱昇正殿諸王辭
曰臣等諸國皆有寶殿帝曰爾等小殿未足
以云且觀明殿遂無敢昇者王各有寶車車

高十尺皆有四輪自下以上悉是七寶上施
幢旛色明相照車駕六馬馬皆飛行特有一
車駕兩駱象車名俱羅竭聖帝所乘矣八萬
四千車皆在前導至明殿所殿名波羅沙檀
縱廣四十里以黃金白銀瑠璃水精鑿爲壁
第八
亦以四寶爲柱黃金瓦白銀瓦瑠璃瓦水精
瓦五十重皆以黃金白銀瑠璃水精爲階
黃金梁白銀梁瑠璃梁水精梁黃金捺白銀
捺瑠璃捺水精捺殿中有八萬四千牀黃金
牀白銀牀瑠璃牀水精牀黃金帳白銀帳瑠

璃帳水精帳黃金織成白銀織成瑠璃織成
水精織成赤罽織成皆以布牀上以天上降
織成爲枕阿難宮牆四重黃金牆白銀牆瑠
璃牆水精牆作四寶浴池周匝四十里黃金
池白銀陛白銀池黃金陛瑠璃池水精陛水
精池瑠璃陛池中自然生四色蓮華青紅紫
白華冬夏常生池中外有香華樹殿下有四
道亦以四寶爲步欄欄各長二十里殿階之
前有四寶樹樹高四十里蔭地亦爾黃金樹
白銀葉白銀樹黃金葉瑠璃樹水精葉水精

樹瑞璃葉帝於殿下自思惟不宜上殿辭讓
諸王諸王皆不敢昇大快見勅令近臣請諸
沙門逝心明經持戒者先上殿具設美食重
賜明寶沙門逝心去帝即深惟壽命非常與
福
一侍人俱昇明殿曰吾欲遣諸夫人妓女傍
臣諸王各遣令去帝坐黃金牀足蹈白銀机
深自思念姪沃之行何益於己愚人多貪不
知其禍吾今雖壽三十三萬六千歲夫盛有
衰合會有離身爲朽種會成灰土斯四寶殿
孰能久保乎曰吾一身耳小屋足安何用四

十里殿八萬四千牀爲從黃金牀至白銀牀
足蹈金机唯人作意必嘗清潔貪嫉恚癡邪
姪之心以四非常滅令無餘覩世無常吾焉
得久從白銀牀至瑞璃牀足蹈水精机曰吾
後宮玉女有八萬四千人各遣令去用之爲
拘女聚惡盛當棄穢意從瑞璃牀至水精牀
足蹈瑞璃机重思天下衆事皆惡唯無爲快
除吾濁志當求無爲今雖爲飛行皇帝豪貴
如斯何潤於身侍者前白諸玉女寶問王處
殿何其稽久皆欲進前帝告侍者曰勅掌寶

臣遣諸夫人各歸其家著身衆珍名寶皆各自隨諸王群臣天馬寶象皆遣令去大快見王即昇高觀遙聞衆聲喚叫呼天帝曰何聲侍者白言天玉女聲諸王群臣頓捨于地舉哀呼天寶象天馬呼號淚出戀慕天王靡不頓躋帝曰持小机來安置殿下請玉女寶諸王群僚進諸象馬寶車從者第一嫡后就座帝側帝更以女妹之愛待諸夫人嫡后舉手指諸女寶曰天女之容煥煥光世身被天服世所希覩願留微心以副其意寶象天馬馬

名桓青白珠夜光衆寶瓔珞弈弈光國四方諸王皆有聖人之明虔奉稱臣孝順慈忠愛慕天王快見王曰吾世世有慈心於世女人更相嫉妒殃惡流被延及王身惟斯重禍吾欲遠之自今已往若曹女等皆我女妹諸夫人皆舉哀云當奈何生離棄我去皆脫身衆飾投之于地嫡后自滅椎心悲哭呼云天王吾當依誰第八帝曰人命致短爾憂反長身爲朽器死在無期自今執心尚沙門德遠女親賢唯道是尊修身自憂不能憂餘告諸王曰命

短憂長當自憂身無生不死當正心行慈愛
孝順榮難久保諸王稽首至誠辭曰四天諸
國皆恃天王常聞諸聖咨嗟斯土以爲無喻
帝及群僚無不神聖國土珍寶譬如天上天
王加哀宜還聖思帝告諸王人壽致短憂俗
反長當自憂身命在呼吸無生不死當去貪
婬穢濁之行帝起上殿坐黃金牀持弘慈之
心向諸夫人群僚諸王庶民象馬十方勤苦
爲道從銀牀至琉璃牀思慈哀之行以濟衆

生從琉璃牀至水精牀思大孝行欲度無數
劫之親自惟五藏九孔惡露帝曰吾昔嘗得
一病如有竹索絞頸木鑿鑿身身爲苦器安
足可恃乎佛告阿難飛行皇帝大快見者吾
身是也王後壽終昇生梵天誰知佛身作飛

行皇帝修行正法又有四德七寶自然從鳩
拘尸那夷那竭境界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
皆在城中吾前以七持身置此地中令得斷
求求念空無相之定絕生死之源自今之後
不復作身也阿難汝往入城告諸民云今日

夜半佛當般泥洹若等所疑急詣決之慎無後悔長懷普嘗恨佛在小聚違於稟戒阿難如教民僉然白佛以何緣處于小聚滅度去乎民皆頓地叩頭者搏頰者椎心刮面滅髮裂衣踢地啼哭呼當奈何其王聞之愕然曰斯者何哀王遣近臣問外何哀民哽咽曰阿難勑言佛當滅度心所疑結令詣質之以斯哀矣臣還啓云阿難勑民佛當般泥洹今質所疑以故哭耳王即召太子阿晨命之曰爾詣佛所稽首佛足敬問消息伏願世尊於正

殿上昇泥洹道無於小聚般泥洹也太子白言若世尊遂不爾翔者當云何王曰受教疾還太子到佛所阿難白言鳩夷國王遣太子來未敢通之佛言呼進太子五體投地稽首佛足却長跪諾王遣阿晨稽首佛足敬問消息衆生沒淵唯佛拯濟今當滅度何其太疾當於宮中勿於小聚佛告阿晨謝爾父王吾往已說昔爲飛行皇帝最後聖帝名大快見吾已七反以身喪此弁今爲八吾今道成不復以身著斯地中謝爾父王枉苦太子太子

還宮睡冥適至太子見王本末自陳王愕然
流涕勦國黎民率土皆往受佛明法王以人
定時到佛所與民十四萬衆俱住在外王白
阿難曰吾與民十四萬人欲受佛戒阿難向
佛具陳王意世尊即曰若王及民阿難白言
插入
寧可遣王佛言不可當與相見王及國中高
德賢者俱進皆以頭面稽首佛足却叉手立
愚者原赦世多諸邪自愛自愛王及賢者皆
自退出王去佛五里所止住國有耆年字
曰須跋年百二十時在城中夜卧覺寤見佛
光明照一城中家無一人即出城疾到佛所
向阿難曰以吾啟聞吾有疑心於世尊阿難

十九歲王國諸賢皆自執行王且還宮吾今
夜半當般泥洹王及臣民莫不舉哀佛告王
曰吾聞有生無不衰喪啼哭何爲怒伏猛心
上法天閨遠惡自愛勤心修德親賢事來重
思無加卒暴人命難得當哀萬姓明者可貴
愚者原赦世多諸邪自愛自愛王及賢者皆
自退出王去佛五里所止住國有耆年字
曰須跋年百二十時在城中夜卧覺寤見佛
光明照一城中家無一人即出城疾到佛所
向阿難曰以吾啟聞吾有疑心於世尊阿難

曰夜以且半佛當善逝且莫煩擾須跋對曰不可以聞乎吾聞無數世乃有一佛耳今詣質疑而不以聞吾之所疑唯佛而釋餘莫能也阿難曰且止不須問矣佛知須跋在外欲質所疑呼阿難問何以不啓須跋福八十三疑事阿難對曰見夜且半佛當滅度懼其來入語言煩擾佛今當棄三有欲界就無爲道佛言將須跋入有疑當問阿難即將須跋入須跋聞當入其心喜踊身皆爲動前以頭面稽首佛足佛見須跋年老息微賜机使坐佛問須跋爾

有何疑對曰佛爲三界天中之天神聖無量至尊難雙開化導引四十九年仙聖梵釋靡不稽首吾有同志八人故龜氏有無先氏有志行氏有白鷺子氏有延壽氏有計金樊氏有多積願氏有尼捷子彼八人智無螢燭之明善無濟生絲髮之潤內懷三毒外爲欲走坐作虛論妄書非真不詣熏化將有緣乎佛告須跋子曾經意與佛經違爲生死之路求富貴之耶吾道之志斷求念空不願世榮淡泊無爲以斯爲樂須跋曰何謂無爲之道乎

佛言滅有歸本不復生死謂之無爲也若曹志趣皆有八惡何謂爲八桐杞鬼神十問虛煞是爲一處家貪饕不奉孝道貪受萬邪欲無舍止是爲二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未嘗陳善令愚去惡是爲三盜盜婬決是爲四常懷怒心不孝二親輕慢兄弟妻子九族心邪行穢無善勸導常自憍大欲人畏敬是爲五晝夜懷邪不畏法律輕慢賢者尊貴穢濁遠避真正交隨惡人是爲六聞有賢智明經沙門梵志預懷憎嫉虛僞作謗是爲七不敬先祖

盡孝于親不宗賢明而友賊毀仁正不覺流俗穢濁可恥斯謂八惡若自陳云世尊說經四十九載有八人不諳稟化子曹皆懷斯八罪惡豈樂清化乎正使來者佛亦不受須跋若心有斯八惡慎無問佛執斯八戒可得溝港頻來不還應真行斯八戒當正爾心乃爲佛弟子其有凡人擅作師導教化之首違斯八戒皆是沃鹽當遠棄避慎無聽受世尊曰吾今於三界中獨言獨步莫有等雙爾之所疑便問無嫌須跋稽首長跪而曰誠如佛言

幾止吾身又墮狂愚世尊又曰若解八戒未乎對曰已解重稽首曰吾欲捐下賤之操執沙門清淨之行世尊又曰爾誠不對曰願佛加哀受我爲沙門須跋髮自然墮地袈裟著體精心思教霍然無想一心清淨喻明珠即得應真道重自思念吾不能使吾師於前泥洹也即時先佛取泥洹道佛呼比丘入言吾滅度後其有世人棄家去穢欲作沙門入比丘僧中先試三月知行高下世有四輩人一輩貧窮不能自活欲爲比丘一輩負債無

以償之欲作比丘一輩在役當時無用欲作比丘一輩高士行淨無穢聞無數世乃有一佛觀佛經典欣然心寤捐家棄欲不貪世榮來作比丘吾泥洹後凡諸來者觀于志趣視于坐起採于語言察于蹠步知于施行善惡所趣求道用心精進樂不三月審察志高行淨可衆乃用作比丘身既作比丘當選耆舊明於法律爲之作師授其十戒奉戒三年競不虧衆賢咸可受授與二百五十戒十戒爲本二百四十戒爲禮儀若曹後世施行是

廿五

十五

法天神地祇靡不敬喜佛所戒法諸比丘熟
思之無得以佛般泥洹去懈怠違法佛之所
行弟子所思長幼相奉無爲不孝有不樂得
道慕尊榮者當讀是經求壽欲生天上者讀
是經佛之大要趣無爲道吾泥洹後無得以
佛去故言無所復怙當怙我經戒吾泥洹後
轉相承用翫經奉戒執二百五十戒轉相敬
奉猶孝事親者年比丘當教後嗣猶吾在時
後進比丘若得疾病耆舊比丘當有耐心消
息占視明教讀經喻誨以和順持佛戒吾道

可久吾泥洹後賢者子賢者婦女尋後思念
吾世有佛有妙經典佛於世始般泥洹日子
曹皆有至孝於佛慈心于經至其壽終皆當
昇天爾等無得以吾去故不奉經戒慎無懈
慢諸比丘爾等熟視佛顏色佛不可復得起
却後十五億七千六十萬歲乃復有佛耳佛
世難值經法難聞衆僧難值唯佛難見也閻
浮提內有尊樹王名優曇鉢有實無華優曇
鉢樹有金華者世乃有佛吾正於今當般泥
洹爾曹於經有疑結者及佛在時當決所疑

今不釋結後莫轉爭慢我在時急質所疑阿難時在佛後稽首白佛自佛教化諸比丘僧無疑經者弟子自說吾等無疑天中天佛告比丘夜已且半勿復有聲佛起正坐深思道源棄是善惡都及三界年亦自至七十有九第十八惟斷生死迴流之淵思惟深觀從四天王上至不想入從不想轉還身中自惟身中四大惡露無一可珍北首枕手倚右脇卧屈膝壘脚便般泥洹天地大動諸天散華香悲哭呼冤法王滅度吾等依誰國王十四萬衆躋身

呼佛衆生長衰當柰痛何或有絕而復蘇者第二帝釋告諸天曰佛常云生無不死者爾等當念非常苦空非身之諦莫復啼哭第七天王亦奔下曰佛光已冥佛尚棄身爾曹何望啼哭躋身者寧可復得乎諸比丘有宛轉于地啼哭且云三界明滅何其疾乎自今之後世爲長衰有住哭者息絕屍視者中有深思佛在常云無生不死啼哭爲身何益明法哉有一比丘字阿那律語阿難曰止諸比丘無使重哀止王及臣民止上諸天莫復哀慟

阿難問曰視上諸天能有幾人曰周匝四百八十里中比首相附皆是尊天以一小鍼於上投之鍼不墮地阿那律上止諸天諸天哀慟倍悲阿那律語阿難曰佛不使吾等棺殮爾^{福八}赴往告逝心理家吾等自能殯殮世尊有命令逝心理家棺殮殯葬無令有恨阿難即往至逝心理家所如其事說逝心理家舉哀云世尊滅度吾等孤露智士嗷嗷唯心恃世尊其等五百人詣王訟曰乞獨殯葬王曰佛^{十七}去衆生孤露和心無諍必盡孝心佛愍諸子

令得景福王說斯事無不哽咽理家及民舉佛金牀還入王城諸天以名寶蓋覆佛牀上幢旛導從華香雜寶其下如雪十二種樂皆從後作天人龍鬼莫不舉哀理家問世尊在時勅令殯葬棺殮其法云何阿難曰佛在時云如飛行皇帝法佛復踰之理家問曰聖帝殮法其則云何曰用新氈綿牢纏身體新劫波育復以纏上著銀棺中以澤香膏灌令徹身以蓋覆上栴檀香薪檼香薪梓薪樟薪著棺上丁四面高廣各三十丈持火闇維十二

部樂同時俱作以好香華皆以散上殮取舍利擇去灰炭以好香汁熟淨洗之著金冕中以冕著金牀上當著宮中齋戒殿上九十四訖當於四交道起塔立刹懸繒施幡華香作樂飛行皇帝葬法如是佛當勝之諸逝心理家揮淚曰諾必如明教願假七日理家俱啓王吾等欲棺殮天尊聖體願王臨之王曰敬諾理家俱舉佛黃金牀却還從城西門入於城中央至七日得三十萬衆皆共棺殮民衆皆持十二部樂晝夜燃燈火去城面十二

里步步有之第二帝釋將十萬衆天人來下持十二部天名樂來華香衆寶懸在空中去地三里帝釋獨下問阿那律佛有何令阿那律具以佛教告帝釋曰以具衆寶妓樂華香葬具吾欲殮葬其宜可乎答曰吾當質之阿那律具以釋意向阿難說阿難答曰佛在時不有令乎諸天及王無令棺殮勑令逝心理家殮葬謝諸梵釋願明佛意即還具以阿難意告諸天諸天曰吾上帝葬具不如民間乎答曰斯何言與世尊疏逝有重貴令慎無相

非逝心理家即曰舉佛舍利牀欲從城西門入牀爲不舉理家俱曰牀不動搖從得出城乎阿難問阿那律牀何以不搖答曰諸天欲得棺殮故令牀不舉阿那律曰吾方上曉梵釋諸天即上告梵釋曰阿難謝諸天葬儀之趣自是佛意梵釋諸天曰吾等以持葬具來至此寧可令吾等於牀右面國王黎民于牀左也妓樂華香送世尊乎答曰吾當還報阿那律還以天意具報阿難阿難曰欲棺殮者上達佛教爲孝送者可即報梵釋其事見聽

諸天咸喜皆下在佛金牀右面王及民衆在牀左面理家問曰可舉佛牀出西城門去阿難曰可帝釋前以手持牀右面前足梵王持牀右面後足阿難持牀左面前足國王持牀左面後足逝心理家以繒縛牀前兩足天人哀慟共挽金牀諸天龍鬼神散華雜寶名香妓樂幢旛華蓋各導從王及黎民供具亦爾天人挽歌歎德於上黎民紹之哀歌於下天神鬼龍帝王黎民同時哀慟椎心呼佛滅度如之衆生何怙出西城門趣周黎波檀殿

有大講堂以佛著堂上逝心理家如佛遺教
以毬綿纏身劫波育千張交纏其上著銀棺
中以澤香膏灌令徹身天蓋覆上理家俱舉
棺下殿於其中庭以栴檀香薪欝香薪梓薪
樟薪栴薪高廣三十丈天神鬼龍諸王人民
皆以華香散薪上理家然薪火爲不然問阿
那律曰火何緣然之不然答曰佛有耆舊弟
子名大迦葉周行教化今者來還將弟子二
千人諸天無央數欲完見佛令火不然理家
曰諾教待迦葉與四輩弟子各五百人俱來

於道止息有異學者名優爲從佛所來持天
華華名曼陀勒見大迦葉與弟子二千人相
隨優爲進爲大迦葉稽首揖讓畢迦葉問子
從何來曰吾從那竭國來迦葉曰識吾大師
佛不諾吾識之滅度已來今爲七日吾從彼
得斯天神華也時諸弟子有未見諦者聞佛
滅度靡不驚愕躊躇椎心宛轉自滅呼曰柰
何衆生何怙有見諦者深存佛誠世皆無常
恩愛猶幻誰獲長有者衆比丘中有一比丘
年耆暗昧不達聖意見衆比丘哀慟痛至往

止之曰願莫哀也世尊在時法戒重沓此非法也彼非義矣持此行是無違無犯今世尊逝吾等自由不亦快乎衆比丘皆共非之因共告天天取老比丘捐著衆外大迦葉勑諸比丘使急就道四輩弟子天人無數悲哭且行俱到佛所繞殿三匝頭面著地捨面掩土血而絕者迦葉熟視佛黃金棺意自念曰吾來晚矣不及吾師不知世尊頭足所在佛使應聲雙出兩足迦葉即以頭面著佛足陳佛功德即說偈言

彼爲不生老亦爲不老死彼爲不復會無有相逢時彼爲不復會愛欲相別離當爲求方便令致得是處彼爲是五陰以畢不復受亦不復爲爲苦爲已盡畢有本亦已除當爲求方便令致得是處佛爲斷世間愛欲爲已畢佛名爲忍亦捨所世間惱佛爲自安亦致世間安隱佛爲所說法爲世間最明佛爲最見道安隱無所礙亦爲活天下令不復老死

當何爲世間 人不受佛恩 皓月爲以出
但爲夜去冥 敛日爲以出 但爲晝作明
閃電爲以出 但能照明雲 佛明爲以出
令爲明三界 一切所有河 無過崑崙河
一切所大水 爲無過於海 一切星宿明
明月最爲明 ^{福入} 佛爲世間眼 天上天下尊
佛爲已度世 爲施福至今 佛爲教誠行
爲至今分明 亦爲至今爲 佛弟子受行
一切天亦人 恭敬叉手禮
迦葉讚畢天神鬼龍帝王黎民皆禮佛足衆

禮訖畢足還入棺天人鬼龍見足還沒愈爲
哽噎同時悲哭哭畢迦葉與諸比丘更相吊
唁逝心理家放火闍維天散華香皆云當柰
衆生爲窮乎佛光徹照第七梵天十方幽隱
陰冥之處生不相見得佛光量一時炳然放
面談曰斯何明也諸理家商佛肌肉盡即以
香汁澆火令滅熟洗舍利盛以金冕佛內外
衣續在如故所纏身劫波育爲焦盡取舍利
冕著金牀上以還入宮頓止正殿天人散華
妓樂繞城步步然燈燈滿十二里地阿難語

阿那律謝諸天龍且各還居天龍鬼神各流淚云亡三界之日月世爲長衰臨喪之絕當能幾間急逐吾等令去何爲答曰民衆擾擾欲上華香且宜暫還以展民心帝釋問阿那律何日當興世尊宗廟乎阿那律問阿難阿難曰却後九十日當於四交道中立刹興廟諸天咸曰待九十日將有緣乎阿那律曰四輩弟子其在遠者必當奔赴以副其望也諸天同時頭面著地帝釋處前諸天翼從繞殿三弔悲哭而去比丘一萬留衛舍利又謝國

王且自還宮及群臣稽首于地悲哭繞殿三弔還宮勅諸夫人婦女皆令齋戒畢九十日逝心理家齋肅亦爾四遠皆聞佛已滅度鳩夷國四輩弟子皆賣華香悲哭塞路繞殿三弔稽首于地頓捨哀慟呼當柰何千里內王皆從太子千里外者遣其太子率從臣民皆詣佛所繞殿哀慟華香供養先至先退後至後退諸比丘俱問阿難莖法云何答曰當東出去城三十里彼土有鄉名衛致有四衢道當於四衢時剎立廟以玉作整整之縱廣

其方三尺塔縱廣丈五尺矣舍利金冕正著中央興塔樹刹高懸繒旛燒香然燈淨掃散華十二部樂朝夕供養逝心理家當共成塔釋梵鬼龍王及臣民送佛舍利理家敬諾如阿難教大迦葉及諸羅漢與阿那律共議斯三十萬衆并王人民終當生兜術天上彌勒所彌勒成佛第一說經九十六億比丘得羅漢彌勒當爲衆生說經云斯諸神通皆是釋迦文佛時作塔者懸繒燒香然燈執行佛戒皆清信士清信女也大迦葉與阿難及諸應

真共議鳩夷國王壽終當趣何道大迦葉言斯王壽終當生十二水微天上後彌勒下作佛時當字須達爲彌勒興造宮殿講受道堂踰聞物精舍孤獨聚園衣食疾藥供比丘僧阿難問大迦葉鳩夷國王何以不於彌勒佛所取應真道大迦葉曰斯王欲心未厭生老病死憂悲之苦故不取應真道矣迦葉語阿難其有不厭生死患者終不得道阿難答曰吾久能之何以不得道乎大迦葉曰爾但執戒不惟內外身身之惡轉流生死但以食故

邊境八國聞佛滅度舍利在鳩夷國中皆發
兵來索舍利分鳩夷國王曰佛在吾國今者
滅度吾當供養遠苦枉顧舍利不可得八王
答曰吾等又手索舍利分子不與我必當以
命抵取之耳天帝見八王共諍欲得舍利還
國供養化爲梵志字名屯屈义手前曉八國
王曰聽吾一言惟佛在時諸王奉尊教常慈
惠夫爲民主無宜有諍當行四等分佛舍利
令諸國土皆有宗廟開民首冥令知有佛以
爲宗緒使得景福天神鬼龍諸王黎民僉曰

善哉屯屈普施衆生福田也共請屯屈作平
八分屯屈自以天上金闕中以石蜜塗裏盛
量舍利各與一覽諸王得之悲喜交集皆以
香華懸繒雜綵燒香然燈朝夕作樂屯屈長
跪乞覽中餘著蜜舍利吾欲立廟諸王惠之
遂入覽時有道士名曰桓達從王索舍利王
曰已分不可復得唯有焦炭便自往取道士
取炭香華供養復有遮迦竭人來索舍利曰
已分唯有餘灰可自往取即復取灰奉九十
日大迦葉阿那律迦旃延共議阿難隨佛最

久於佛獨親佛所教化施爲弘模阿難貫心無微不照可受阿難法律委曲載之竹帛比丘僧議阿難白衣恐有貪心隱藏妙語不肯盡宣比丘僧曰當詭取之設一高座處諸聖上會以比丘僧以茲詰問三上三下因問經要可得誠實鳩夷國王立佛宗廟精房禪室凡有三千諸比丘處其中誦經坐禪王遣大臣臣名摩南將兵三千宿衛佛廟大迦葉與阿那律共報比丘僧佛經結律名四阿含阿難從佛獨爲親密佛以衆生姪沃無度作一

阿舍兒怒惄逆作一阿舍愚冥遠正作一阿舍不孝二親遠賢不宗受佛深恩不惟上報作一阿舍沙門衆曰唯阿難知夫四阿舍當由阿難出大迦葉曰阿難白衣恐有貪意不出經衆比丘曰可以前事詰責阿難當上阿難著于高牀諸賢者衆自下問經僉曰善哉誠合大宜直事沙門即會聖衆遂阿難出聖衆皆坐復命阿難令疾進進爲聖衆稽首作禮得應真者皆坐如舊未得者皆起直事沙門令之昇坐中央高座阿難辭曰非吾座

也聖衆僉曰以佛經故尊爾于彼從爾受佛之上法阿難乃坐賢衆問之爾有七過寧知之平世尊在時云閻浮提之大樂爾默然爲直事沙門呼阿難阿難即對曰佛爲無上正真聖尊將不得自在耶當須吾言乎設佛在世一劫之間彌勒至尊從得作佛^{福八}聖衆默然阿難無懼衆聖僉曰且還復座知子宣法與衆所聞正法同不如斯三上阿難復三下之阿難復上言伊焰摩須檀伊焰摩須檀者吾從佛聞諸比丘僧聞阿難法言伊焰摩須檀

吾從佛聞咸哽咽云當柰此何佛適處世而今更云吾從佛聞說如是天神鬼龍帝王臣民四輩弟子莫不舉哀大迦葉賢聖衆選羅漢得四十人從阿難得四阿舍^{十五}一阿舍者六十足素寫經未竟佛宗廟中自然生四名樹一字迦旃一樹字迦比延一樹字阿貨一樹字尼拘類比丘僧言吾等慈心寫四阿舍自然生四神妙之樹四阿舍佛之道樹也因相約束受比丘僧二百五十清淨明戒比丘尼戒五百事優婆塞戒有五優婆夷戒有十寫

滅一切十方皆自歸於佛

經竟諸比丘僧各行經戒轉相教化千歲千歲之中有持戒者應在第四彌勒佛所彌勒世尊當爲天說經法言今之會衆皆是釋迦文佛持戒者來會斯土彌勒佛言爾曹勤心加於精進行難備悉多少持之佛泥洹後作

佛般泥洹經卷下

福八

八宗廟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經
曰佛以四月八日生八日棄國八日得道八
日滅度以沸星時去家學道以沸星時得道
以沸星時般泥洹草木復更華葉舉國樹木
皆更茂盛佛般泥洹去三界天中天光明以
九百九十四年

廿六

音釋

永樂北藏

佛說般泥洹經

第六一冊